“成功”是一种精神传染病

有一段时间，我暂住的小区边上有个中英文双语教学的幼儿园，墙上嵌着斗大的一句话：“今日×校学生，明日国际领袖。”

“今日×校学生，明日国际领袖”显然是这所幼儿园用来诱导学生家长择校的商业广告词。如此商业味十足的一句广告词，却被悄然置换成了“校训”，这很可怕。要知道，孩子们可能记不住老师的每一句话，却终生记得最初的校训。不需多久之后的某一天，孩子们就会意识到：自己不可能成为这莫名其妙的什么“国际领袖”。这将使孩子们在其年龄和阅历还不足以承受的年龄段，过早地产生人生理想的幻灭感。

这让我想起另一句广告词：不要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。

这句广告词就连其假设前提都不存在。人到这世上来走一遭，无论其“意义”何在，都绝不是为了跟人斗输赢。即使有输赢之别，人生道路很漫长，哪有一起跑就决定输赢的人生？

让孩子们成为“国际领袖”的承诺，让我觉得很恐怖—— 因为这一开始就是个挺邪门的骗局。只有让孩子们“发挥潜力，健康成长”的承诺，才令人放心，因为这才是真实的正道。

大多数人对成功的定义，就是成为有钱的人、有权的人、有名的人。众多人患上的“成功病”，就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引发的巨大癌变的表征。一些所谓的“成功学大师”，之所以能够靠那么低级的手段大行其道，并非他们的骗术有多高明，而是这个社会对“成功学”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。

“助你实现人生价值”“开发你的潜能”“要成功，先发疯”“三个月赚到

一百万”“三十五岁以前退休”……所谓“成功学”在职场和网络泛滥成灾，各类培训你方唱罢我登场。“成功学”鼓吹成功有捷径，可以复制、可以速成，“成功”仿佛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。市面上也充斥着花色品种繁多的“成功学”书籍，许多编著者以“成功指导者”“人生导师”的口吻，连篇累牍地制作并兜售这类兴奋剂。这些作者中有的确实是某一冒险、某一职业选择的侥幸者，他们除了“成功”推销他的“成功学”，获得可观的版税、课酬之外，在他们自己所津津乐道的领域从未见过什么“成功”。

在成功学的视阈中，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人：成功者与失败者，非此即彼，无所谓男人与女人，无所谓老人与青年，更无所谓谦谦君子与莽莽鲁夫。对成功者捧得越高，对失败者的唾弃则越狠：你都三十多岁了，男的还没房没车、女的还没钓到一个金龟婿！在这样的语境下，如果你还没“成功”，即使不算失败者，你至少也犯了“不成功罪”！还没有“成功”的人，只会日益感到焦虑。于是，开发潜能、拓展人脉、身心平衡，执行力、细节、沟通、行销，感恩、励志、提升……人们用尽了所有的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。

患有“成功病”的人大都有如下“临床症状”：

极度崇尚金钱，关注物质，为自己还不能立即拥有豪宅名车、奢侈品而焦虑；

对前途充满了忧虑，却怠于一点一滴学习和积累，因为他们的时间和心情全都用来忧虑和“励志”去了；

到处寻找“财富速成法”，而很难用一段较长的时间耐心踏实地做一件工作；

因为急于“成功”，他们频繁跳槽，越跳越不满，越不满越跳。

种种“症状”使他们不但没有收获成功，反而收获了焦虑和无能、平庸。他们的焦虑，是赌徒的焦虑；他们的成长观，是赌博的成长观。

个人病就是时代病，个人梦想汇流在一起就是时代狂热。当“全民成功”变成狂热风潮时，“成功学”就是一杯使焦虑更加焦虑的毒药，而信奉“成功学”的人就沦为可怜的牺牲品。